



世界文學全集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人藏書章

蕭伯納著
張夢麟譯

序
元二一六

購于柳州中華

1934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印刷
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發行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四一四號
世界文
學全集
人與超人（全一冊）

◎定價銀一元二角

（外埠另加郵匯費）



原著者

G. B. Shaw

譯者

張夢

麟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達

印刷者

上海靜安寺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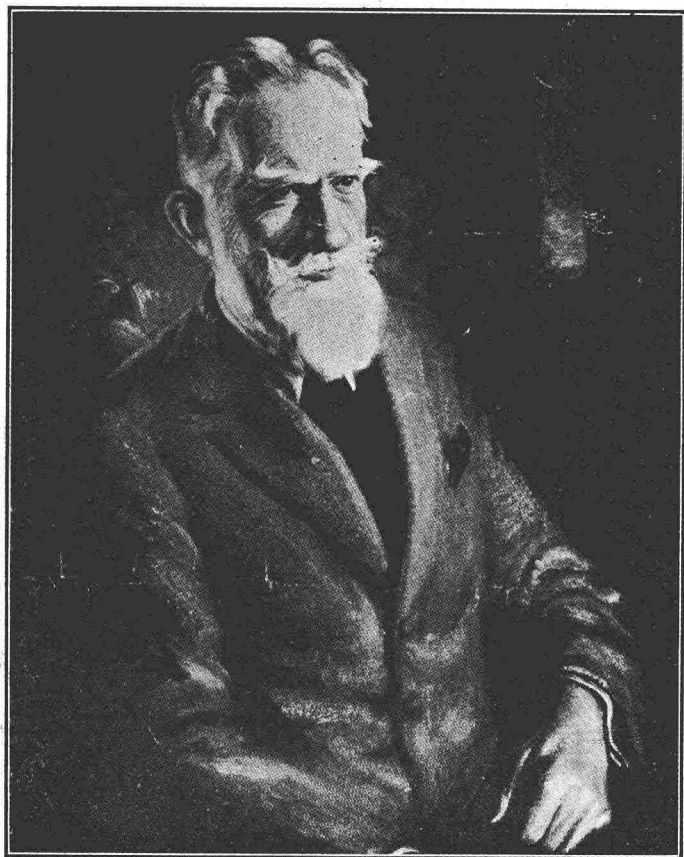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棋盤街
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

各埠

中華書局



G. Bernard Shaw

人與超人目錄

蕭伯納肖像

蕭伯納評傳

蕭伯納的著作年表

代序

人與超人

一

二九

三五

八五

蕭伯納評傳

一 他的小傳

「世稱爲笑哲(Laughing philosopher)的蕭伯納 (George Bernard Shaw) 今年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了。他是一八七六年，二十歲的時候，到倫敦的。他的父親是一個意志不定的愛爾蘭人，家裏十分寒苦。母親因爲看見父親不可靠，才催促她的兒子到倫敦去。那時他不過是二十歲的青年，手裏沒有多餘的錢，前途沒有大的希望，而且一時也無相當的生計。可是二十年後，他居然能說，「我的命運，是來教育倫敦。」

蕭氏以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，生於愛爾蘭的杜布林市。小時受舅父卡羅 (William George Carroll) 牧師的教養。學校教育，只進過杜布林市的小學校，就算完了。但是在學校裏面——據他自己所說——一點也沒有學到什麼。原因大概是他自己不大用功。學校的一切功課，全讓兩位同學替他做，而他就對他們講述荷馬的故事，以爲報酬。

蕭氏後年的性格，已在小時，看得出萌芽來。從懂得人事以後，他就深恨傳統，因襲的束縛。到了十歲那年，就決然不到禮拜堂裏去做禮拜了。他的母親，是個新女性（New Woman），還未爲世人所知以前的新女性，具着獨立的性格和自信的精神；各事照着自己所想做的去做，並不顧當時的輿論對她如何批評。她最喜歡的是音樂，因此，她的家裏，就變成了一個業餘的歌劇場。她的音樂師李先生（John Vandalem Lee）做導演，她自己就是女優。她的這個嗜好，給與蕭伯納的影響很大。據蕭氏自謂，在十五歲時，他已經能暗誦音樂大家如莫查德（Mozart），漢德爾（Handel），貝多芬（Beethoven），洛西尼（Rossini），門德森（Mendelssohn），白里尼（Bellini），杜尼齊（Donizetti），維笛（Vardi）等的名曲。過後，他因家計困難，跑到杜布林市一家土地管理所裏去當會計。他就在辦公時間，教授下級職員們唱意大利的歌劇！

蕭氏在管理所內作了五年的事，據說成績還不錯。但是以他那樣的性格，終不是池中物，遂於一八七六年，跳出管理所，跑到倫敦去了。蕭氏自到倫敦之後，一直到他的劇本在獨立劇場上演爲止，足足住了十六年。他去的時候，他的母親，已先他而去，以教授音樂爲業。蕭氏便在母親扶持之下，拼命地寫作；但是一本也找不着售主，從一八七六年起至一八八五年止，九年之間，他得

到的稿費，總共不過六金鎊。其中五鎊，還是寫賣藥的廣告得來的。在這個期間，他一共作了五部小說，但都沒有出版。

在這九年之中，蕭氏一方面雖從事著作，一面也在自己教養。每天到國立美術館去研究繪畫，又走到大英博物館去涉覽羣書。又時時出席於音樂會，與社會改革的講演。在這樣的自己修養中，最使他感覺興味的，便是社會問題的討論。一八七九年，認識萊基（James Lecky），由他的介紹，加入反基督教道德的考求協會（*Negative Society*）為會員。在這個協會裏，蕭氏最初與韋伯（*Sidney Webb*）氏相識。

一八八三年的一夜，他走過法鈴登街（*Farringdon Street*）的紀念堂（*Memorial Hall*）時，正撞着裏面有講演。他便走進去，正遇着喬琪（*Henry George*）在演講社會問題。喬琪的講演，使蕭氏精神上受極大的刺戟。因此，他才加入人類的解放戰爭成了一個有力的戰士。從此以後，蕭氏便去研究經濟，熟讀馬克斯的資本論。一八八四年，遂與友人韋伯等創立費邊協會（*Fabian Society*）。主張以調查教育，一般修養，去普及社會主義的原理，反對用激烈手段，來改革社會。蕭氏初期的文章，有許多便是為費邊協會而作的。

蕭氏成爲社會主義者以後，他的小說，也找着出版地方了。非理智的結（The Irrational Knot）和藝術家的愛（Love Among the Artists）兩篇，登在白桑（Mrs. Annie B. Sant）主編的我們的隅角（Our Corner）上。擺命的職業（Cashel Byron's Profession）和非社會的社會主義者（An Unsocial socialist）登在今日（To-day）雜誌上。蕭氏一生，只作了這幾篇小說，後來，他自稱是他的未成年的小說（The Novels of My Nonage）。這幾篇小說，雖爲當時的大家如斯蒂文生（R. L. Stevenson）、莫利斯（William Morris）等所賞識，可是還不足以入一般俗衆的眼。

蕭氏初入費邊協會的時候，認定宣傳最有力的工具，莫過於講演。於是倫敦的街頭和辯論會的席上，常見他的踪跡。一八八五年，因爲經濟困難，才由友人亞契（W. Archer）介紹到帕爾米爾（Pall Mall Gazette）和世界（The World）兩誌去。一八八八年爲明星（The Star）請作音樂批評。一八九五年任禮拜六評論（Saturday Review）的劇評。蕭氏在這個時期所作的劇評，後來成爲兩冊戲劇論文集（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）出版。內容極其精采，富於獨創的意見，惜乎爲他後年的劇作所掩，讀者都不常注意了。

這個時候，正是英國新文學運動勃興的時候。蕭氏到倫敦的那年（1876），正是義務教育法令頒佈全國的時候。到了此時（1892）社會上，已長養成了一批新的讀書階級。有歷史，有權威的大新聞，漸爲新運動所動搖。一般讀書界所要求的，已不是有權威的東西，而是活鮮鮮的讀物了。而在當時，最鮮活的新文學者，就是蕭伯納。凡是蕭氏所說的，所寫的無論是那一篇，其中都含有這麼一個決意：即是無論用什麼手段，什麼方法，他都非使一般民衆聽他的說話，讀他的著作不可，一旦讀者聽了他，他能够使他們不會發生厭倦。羣衆喜歡聽笑話，喜歡諧謔，於是蕭氏便以諧謔出之。他曾說：『爲要引誘民衆來聽我的說話，我只得裝瘋作傻，裝成特許的瘋子，做公認的小丑……我的方法是費心竭力去找應該說的話來說，而又以輕狂的態度說出。可是說着真正的笑話自始至終我的存心，是極其真摯的。』蕭氏就是這麼地有意裝成小丑，藉談諧滑稽的武器，攻擊惡政治，惡道德，教育，制度與其他一切社會害惡。他這種輕快的，熱烈的，破壞的社會批評，引起一般新興讀者對於現實的注意，使他們對於人生，社會，加以深思熟考。蕭氏的批評，雖然也惹起一部份的惡感，可是與他共鳴的人受他影響的人，却已布滿了全世界。

經了許多方案，利用了許多講壇之後，蕭伯納才發現舞臺是最有用的宣傳講壇。於是他就

不客氣地利用起來，由一個偉大的雄辯家，進而成爲一個偉大的劇作家。誠然，他的戲曲，沒有達到完成的那一步，但是誰又達到了呢？蕭氏的劇中人物，有時不是自己在說話，直是替蕭氏作宣傳。蕭氏的談諧，有時也會使人生厭，蕭氏的社會批評，有時也會使人發生反感。可是把這些缺點都加進去，拿他和英國古今的大劇作家比較起來，除開莎士比亞以外，第二個不是蕭伯納又是誰呢？約翰生 (Ben Johnson) 嗎？馬洛 (Marlowe) 嗎？康格雷 (Congrave) 嗎？韋伯斯 (Webbs) 嗎？薛里丹 (Shrian) 嗎？他們的缺點，不下於蕭伯納，可是他們的成功處，就遠不及蕭氏了。這些人們沒有一個，其支配當時思想的能力，可以比得上蕭，沒有一個有蕭氏那樣熱烈的道德感，沒有一個有蕭氏那樣的豐富的機智和流麗的文體。

直接影響於蕭伯納的人，在社會主義方面如韋伯 (S. Webb) 馬克斯 (Marx) 亨利 (Geo-
rige Henry) 等，上文已曾說過。至於開蕭氏劇作生涯的人，則爲巴特拉 (Butler) 與易卜生 (Ib-
sen)。人與超人出版之後，一般都說是由尼采得來。蕭氏因於救世軍 (Major Barbara) 的序文裏，鄭重申明，並非尼采的影響，而是巴特拉 (S. Butler 1835—1902) 之賜。至於易卜生給與蕭氏的影響，只是使他注意到戲曲的形式，是社會批評最有力的工具。並不如一般所想的那樣，以

爲蕭氏全是脫胎於易卜生。由他所作的易卜生主義精髓有許多批評家，謂爲無寧叫做「蕭伯納主義精髓」——由這一點看來，也就可以知道。

二 他的劇作

蕭伯納開始劇作，是在一八八五年，此時離易卜生的名劇玩偶家庭在倫敦初次上演的時候，已六年了。他的第一篇劇，是取材於法國，而與亞契（W. Archer）合作，只作了兩幕，亞契即謹謝不敏。一直到一九〇二年，蕭伯納才添上第三幕取名爲貧民屋（Widowers' Houses）在倫敦上演，上文已曾說過了。第二篇劇，作於一八九三年，也是爲獨立劇場作的，名好述者（The Painter）內容係諷刺當日似是而非的易卜生主義者（當時易卜生主義正流行於倫敦）。但是格林姆（Grim）氏，認爲不宜上演，因此就擱住，一直到一九〇七年，才在紐約第一次公演。

第三篇劇，便是蕭氏的名作華倫夫人之職業（Mrs. Warren's Profession）作於一八九四年。這篇劇，又因政府的檢察機關不許可，也沒有公演。八年後，在美國紐約，曾一度上演，可是隨即爲警察所禁止了。但是三十年後，終於在倫敦的皇家戲院（Regent Theatre）公演，當時很

受一般觀衆的歡迎。批評家間，也非常加以稱贊。其中最中肯的，要算愛文（S. John Irvine）的批評。他說在這篇劇裏，蕭伯納改造社會，批評社會的情熱，已達到最高潮。過此以後的劇，已加入極濃厚的藝術味了。實際，在這篇劇裏，除開蕭氏的社會批評而外，劇中人物的性格描寫，劇的構造，以及對白的完整，已充分示出蕭伯納的作劇天才來。上述的三劇，過後蕭氏把它合爲一本，題名爲不愉快的戲劇（Plays Unpleasant）。他自己曾經解釋過說：這三篇劇，都是暴露現實的醜惡，所以是很不愉快的東西。

隔了一年之後，蕭伯納又復執筆作劇。這一次對於劇場和觀衆的要求，已經讓步了一些，不像以前那樣，只想宣傳了。一八九四年作出來的劇，便是武器與人（Arms and Man）。這篇劇在那一年的四月，便在愛文義戲院（Avenue Theatre）上演。得到極大的成功，第一次的公演，直繼續了兩個多月。過後歌劇方面，還將這篇劇的內容取來改成一篇喜歌劇，題名爲糖果果將軍（Chocolate Soldier），直到此刻，還在公演。

一八九五年，他爲禮拜六評論（Saturday Review）做了一年的劇評。在這一年中，他又作了一篇喜劇康第達（Candida）。這篇劇，恐怕是在蕭伯納的作中，最有藝術味的，最成功的作品。

吧。最初是作來給演武器與人得到成功的伶人曼斯匹德 (Richard Mansfield) 表演的。可是曼斯匹德沒有演出，便先在獨立劇場上演。蕭伯納的真正得名，實自此劇始。

這一年又作了一篇運命的人 (The Man of Destiny) 翌年作誰也不知道 (You Never Can Tell)。以上這四篇，蕭伯納也把它們合刊一冊，題名叫愉快的戲劇 (Plays Pleasant)。在這幾篇裏，雖也有諷刺，也有宣傳，可是並不是激烈地暴露現實，只是輕快地攻擊維多利亞時代的戀愛觀以及父子關係等而已。接着這兩部愉快的與不愉快的劇本而生的，便是爲清教徒而作的三篇劇 (Three Plays for Puritan)。在這裏面，包括了惡魔的弟子 (The Devil's Disciple) 英雄與美人 (Caesar and Cleopatra 1898) 及復仇 (Captain Brassbonds Conversion 1899)。

這幾篇劇，和上述的幾篇，大多數都是最初不受歡迎，可是隨後博得極大的成功的。自從一九〇三年以後，這些劇，漸次惹人注意，使劇作家蕭伯納之名聲轟傳於世界。即是最初一九〇三至四年間，在美國上演康第達，運命的人，誰也不知道及武器與人，博得極大的成功。其次，是一九〇四年巴卡 (Granville-Barker) 氏在倫敦上演蕭氏的戲劇，至七百次之多。同時，蕭氏德譯劇，也在柏林，維也納，節蘭浮等地方上演，丹麥，瑞典，波蘭，俄國，荷蘭等國的譯本也相繼出現了。

蕭氏最大的代表傑作，是人與超人（Man and Superman）作於一九〇一年，而出版則在一九〇三年。上演也在一九〇三至四年之間，同時在倫敦及紐約都得極熱烈的成功。過此以後，他的作品，都是隨作隨出版，隨出版隨上演的。到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止，蕭氏的作品，最有名的則有救世軍愛爾蘭（John Bull's Other Island 1907）醫生的窘境（The Doctor's Dilemma）結婚（Getting Married）等等。

歐戰一起，蕭氏又忙於宣傳的工作，他的作品又偏到宣傳思想這一面來，因而公衆對於他，也不如以前那樣的熱烈了。其原因，是因為愛看他的劇的智識階級，此時都忙於別事，無暇顧及。而倫敦的觀劇份子，不是那種低級的時髦人，便是由戰場上回來的軍人。他們所求的，只是極淺薄的，有刺戟，有異味的東西，像蕭氏這種有思想的戲劇，自然不入他們的眼。因此，在這個時代，蕭氏雖作了許多極真摯的關於戰事的戲劇，可是都惹不起人們的注意。

到了一九一九年，大戰告終。他的關於戰爭的最大傑作傷心的家（Heart-break House）也出版了。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加立克戲院（Garick Theatre）上演。最初蕭氏以為一般人一定不歡迎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得了極大的喝采。得了這樣的鼓勵，蕭氏又才在一九二一年，作回

到麥塔塞拉 (Back to Methuselah) 一般批評家，都認定這一篇劇與人與超人是代表蕭氏思想的兩大傑作。這篇劇由五個故事聯成。時間自紀元前四〇〇四年，人類在亞當樂園中起，一直到紀元後的一九二〇年止，描寫人類，在這樣悠久的歲月中，到底能創造出什麼來。這篇劇最初一九二二年二月在紐約上演。劇場因之損失了二萬美金。可是蕭氏對此，又用他那種逆說 (Paradox) 說，這不是損失，劇場方面，無寧是得了一萬美金的利益。因為在未上演之先，劇場曾拼着損失三萬美金。但是結果只損失二萬，當然是賺了一萬美金了。

蕭伯納最近的劇作是聖貞德 (Saint Joan)。一九三二年在美國上演，一九二五年成為單行本出版。在美國及英國兩面都博到極大的成功。自然，在蕭氏成了名後的作品，世人加以讚賞，自無足怪。不過這篇劇也是他盡心竭力之作。自此以後，在一九二八年雖有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」之作，而劇曲方面，却歇了很久沒有提筆。一九二五年，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受領者，曾經擬定蕭氏，但是他終於拒絕未受。拒絕時，他曾說：「我拼命寫作的時候，他們不獎勵我，現在我不作了，他們的獎金來了。」他所謂不作，也許不只是指當時，恐怕也指今後而言吧。

三 他的思想

英國現代的批評家契斯得頓 (Chesterton) 曾作得有一本蕭伯納論。這在前一時代，關於蕭氏的批評中，怕要算最有興味，最富於機智 (Wit) 的書。序文非常簡單，只說：「許多人不是說和蕭伯納同意便是說不懂他。只有我一個人，既懂他而不和他同意。」實際，蕭伯納初次作劇時，很少有人理解他。及至成了名之後，稱讚他的人，倒很多，可是理解他的人，仍是很少。因此，就在現在，批評家對於他的論評，仍是不一致。有說他是寫實主義者，有說他是理想主義者，也有說他是悲觀主義者，也有說他是破壞論者。因為蕭氏的作品，全是對於現代文明，痛下針砭，於是大多數的批評家，都說他是一個破壞的作家，是一個消極的理想主義者。實際這種說法，完全錯誤。他的作品，不錯，是在破壞現代的文明，可是我們要知道，這只是建設的準備工作。要做一個偉大的建設者，得先做一個偉大的破壞者。蕭氏自身也曾說過，「每設立一個殿堂，就先得要破壞一個殿堂。」蕭氏之所以拼命破壞，就因為他極於想建設。其他的作者也許只做了一方面，只做了破壞的工作，可是蕭伯納就是兩方面都盡了力的人。他不僅是一個文明批評家而且是一個哲學者。